

淡淡花

香

系列

秋 飞 雁 舞

情不自禁地爱上你
倦鸟终于楼息，我已不是自己……

PD 市 朱

雷

秋飞雁舞

朱 蕾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【陕】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：张仪贞

淡淡花香系列
秋飞雁舞
(台湾)朱 蕾 著

*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西安北大街 131 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128 千字

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 000

ISBN 7-80605-361-1/I·309

定价：9.80 元

楔子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划破了清灵寨寂静的午休。此刻正是未时，寨里除了负责看守的兄弟之外，其他人则都回房去补睡回笼觉，反正今日无啥肥羊可抢。

秋飞自然也不例外。正当他蒙着被子，准备和周公打招呼时，房门外头却传来一阵叩门声。不，应该说是捶门声才对，今日守大门的铁定又轮到大刀，寨里的兄弟中只有他时兴这套，完全忘了已过世老当家的教导。唉！秋飞认命地自被窝中爬起来，走过去打开房门。

“二当家，有你的信。”果然是大刀。他虽取名为大刀，声音却细得像小姑娘，寨里的兄弟每次一听见他开口，个个全笑得人仰马翻，即使他瞪得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也没人理他，唯独秋飞风度好，就是想笑也硬吞进肚子里。

“谢谢。”秋飞接过信函。那是一个黄得离奇的信封，上头还写着两个歪七扭八的字体。

“秋……飞……”那不正是自个儿的名字吗？怎么这两个黑墨字硬是有办法扭曲得不成字形？幸好自个儿的眼力好，否则还真弄不清楚这两个黑压压的笔迹写的是啥意思。

“二当家，你不拆开来看吗？大力用他那细得可笑的

秋 飞 雁 舞

凌
凌
花
香
系
列

声音催促着，他实在好奇死了。

看到这两个如此可怕的字，秋飞实在对信件的内容兴趣缺缺，很怕在看完信之后就得出山找大夫医眼睛。无奈地，他拆开了信。

“秋飞……老弟，好……久……不……见，近……来……可好？”秋飞的眼睛实在快看花了，但他还是努力撑着看下去。“在……下……段……一……豪，不……不知……你……是……否……还……记……得？”天哪！这是什么字？”他的眼睛竟然不知不觉地泛出眼泪来，原来是瞪视过度。

“二当家，你不继续看？”大刀的头凑向前来，只看到乌漆抹黑的一团，根本不知道这信的上头写的是什么，要不是二当家边看边念，只怕他看到进棺材了也看不出个究竟。

“看自然要看，等我的眼睛休息够再说。”这凶匪寨的段一豪也未免太会折腾人了，自个儿的写得不好不会差个小断写吗？犯得着如此折磨他的眼睛？他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，随即心不甘情不愿的睁开眼睛继续奋斗。“老天……有一——”

“什么密函让你如此折腾眼睛？”袭人带着淡淡的笑意，无声无息的走进秋飞的房间。

正在房里专注看信的两人都被他吓了一跳。

“是凶匪寨的段一豪。”秋飞如蒙大赦的将信递给寨里头公认的“猜字专家”。

袭人接过信，豹眼一扫，嘴角的笑意竟愈扩愈大，最后居然哈哈大笑，只差没捧腹。

秋 飞 雁 舞

被嘲笑的对象则是一头雾水，搞不清楚他在笑些什么，更别提是从头呆到尾的大力了。

“你中头彩了。”裘人止住笑意后淡淡的宣告。

“啊?!”

“段一豪想把他那粗野得有名的女儿送来给管教管教，说是要请你教她识字、学习礼仪。”裘人的眼中泛起一抹恶作剧的光芒，直直地看着秋飞。

“段一豪?”老天为什么不干脆劈道雷下来打他?要他教那个粗鲁的小女孩学习礼仪?那根本难如登天。

“回绝他。”秋飞向来心肠好，但还没好到能忍受那无礼的小鬼。

“恐怕来不及了。”裘人幸灾乐祸的说，“依据信的内容看来，只怕段姑娘此时正在前往清灵寨的路上。若她的脚程再快点，搞不好待会儿就能听见敲门声了。”裘人看着呆若木鸡的秋飞，同情的拍拍他的肩膀。“没办法，谁让你有‘山贼中之君子’的美名呢?你就多担待些，当作行善好了。”

“也许她会临时生病，取消行程。”平时他是不会如此缺德的，但他的“好心范围”可不包括那颗小灾星。

“不太可能，她的身子硬朗得出名。”裘人带笑地审视秋飞。

“或许她自个儿也不想学，不愿前来。”他只好另找理由安慰自己。

“有这个可能，但依段老的脾气，恐怕由不得她。”可怜的秋飞，认命不是快些吗?裘人只觉得他是在作无谓的挣扎。

秋 飞 歷 舞

“或许——”

“大当家！二当家！”又是一个不敲门的闯入者，这寨里头的规矩哪儿去了？秋飞无奈地想。

“外头……外头有一位姑娘，说是从凶匪寨来的，指名要找二当家。”

“段雁舞。”袭人仰头哈哈大笑，一点也不同情秋飞的窘境。

秋飞无力地一屁股坐在床板上，双手抱腹，开口颤声说道：“大刀，去药房给我拿些止胃产的药来。”

大刀领命飞奔而去，袭人则笑得东倒西歪。

第一章

凌
凌
花
香
系
列

“这个字真他妈的难写。”段雁舞跷起右腿搁在一旁的圆椅上头，另一脚则是不住的摇晃着，小脑袋还不断的摇来摇去，握着毛笔的右手仿佛要折断它似的使劲，额头不断的冒出冷汗。

“难写？这只是个‘木’字，有什么难？”木字也，再白痴的人也会写，再不然用描也会。秋飞感叹不已。

段雁舞死瞪着坐在对面监督的秋飞。他当然不觉得难写罗，他识字又会写，怎么能体会她的困难？她就是不明白，老爹怎么会选上眼前这个俊逸的家伙教她写字？还说要学什么掇什么礼仪？依她看，她已经够文雅了。至少凶匪寨中就属她最高雅，为了这点，她还时常被寨里的兄弟们耻笑，她根本巴不得自个儿能更粗鲁、豪放些。

这会儿老爹硬把她踢到这个以异的山寨来，万一她“学成归寨”变成四不像，那怎么办？不教寨里的兄弟们笑破肚皮才怪！不成！她打定主意要和这个俊逸的家伙杠到底。礼仪是免啦！不过大字可以多认识一些，她当不成决定。不过认字很难，写字更难，瞧她现在握笔握得手麻便可得知。

“好。咱们先不写木字，写‘大’字好了。”秋飞忍不住轻叹一声，迅速为她换上一张白纸。

秋 飞 雁 舞

段雁舞用发抖的右手缓缓下笔。只见她用力一挥，毛笔竟像飞箭一般往秋飞的方向射去。幸好秋飞眼明手快，连忙将头低下，才没让自个儿平白无故遭黑墨洗脸。

“你——”这是自从秋飞教段雁舞写字以来，第五次遭飞笔横祸。头两次他还愣头愣脑的在对面任笔扫过，但现在不同了，反应再迟钝的人经多次演练后，想不敏捷都不行。他按捺住骂人的冲动，告诉自己不要和这小鬼计较。深吸一口气，秋飞开口道：“不写大字，那‘一’字总会吧？那是最简单的字。”再不会，他也没辙了。

“我当然会了。”当她是白痴啊！“一”字不过就是一横嘛，她怎么可能不会？

她拿起另一枝毛笔沾好了墨，对着秋飞帮她换好的白纸用力一点，再慢慢的往右边拉……搞定！多完美啊！她敢打赌全天下再也找不出像这个“一”字这般漂亮的字来。

“好了。”段雁舞得意洋洋的瞥向秋飞，就不信这回还能挑得出毛病来。

“这——”这根本是他所见过最恐怖的“一”字。先不说别的，单说她那抖得不像话的力道好了，从头抖到尾的结果让这个“一”字活像只横躺着的毛毛虫，只差没长有睛向他求救。秋飞忍不住的呻吟出声，段老这回可真能塞，硬塞给他这个难教的小魔鬼，存心让他的日子过不下去。“好，今个儿的字练到这里为止。”秋飞忍住想溜的冲动。

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既然当初为了救钱雅蓉——袭人的老婆而许下诺言，就算要他上刀山、下油锅他也认

秋飞雁舞

了。谁要他没事背了个“山贼中之君子”的外号呢？为了偿还人情，他也只得含泪认栽。

“真的？”段雁舞喜出望外，雀跃不已。“那我要去玩了。”她要去找涯葛，那家伙最会想些有的没有的游戏，好不有趣。

“不行。”秋飞断然否决。“下堂课是礼仪。”

“又是礼仪？我不要！”她死也不要学什么捞什么礼仪，无聊透顶。

“由不得你。”秋飞冷冷的答道。她以为他爱教！若不是答应段老在冬季来临前教会她认识几个大字及礼仪，他才懒得搭理这个无礼的小鬼。

“去你的！”段雁舞恨透了他那软声软调。一个大男人说话就该像她爹一样，声若洪钟，她就是听那声调长大的。这个叫秋飞的男子却完全不是那回事，她一点也不习惯。“你他妈的爱教就去教，老子可没空听你罗唆。”段雁舞摸着鼻子轻哼一哼，仿佛眼前的秋飞是一只讨厌的苍蝇。

“什么老子？”什么他妈的？你再不给我把嘴巴放干净点，信不信我会帮你洗嘴？”老天助他，教这个狂妄的小鬼需要有圣人的布局

“我就爱说老子，怎么样？你敢帮我洗嘴就过来啊！他奶奶个熊。”段雁舞呶罢顺便送给他一个鬼脸，气得秋飞当场捉住她的双手，将她一路拖出门外。

“你要干嘛？！猪！”段雁舞看着秋飞发青的侧脸，第一次心生恐惧。

未知数飞不理睬她的叫骂，一路将她拖至柴房，行走

秋 飞 雁 舞

的其中还吓坏了几个瞪大眼睛的兄弟。这可是二当家？他不是一向最有君子风度的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若是换成他们教段雁舞这个小魔头，他们大概老早就将她大卸八块了。

“放手啦，白痴！你捉得我手好痛！”段雁舞快跟不上他的步伐，只得小跑步。

“闭嘴！”秋飞气得失去理智，声音也跟着大起来。

“我他妈的闭什么嘴？人家的手快断了，你最好他妈的——”

她再也讲不出话来。因为她的头被秋飞按进一个大水缸里，她一个不慎，足足够了一肚子水。

“你王八蛋——”她猛力抬头，秋飞又力一按。这回她有心理准备，类人水前先吸了一大口气，才没教水给呛着。

“再骂啊！再骂我就再按。”秋飞瞪着刚被拉离水面的段雁舞。这小鬼，这下总该怕了吧？

混蛋！混蛋！大混蛋！段雁舞在心中骂他一千次，但为了不再受罚，只得保持沉默地瞪着他。突然间，她的脑子闪过一个主意，眼珠子转了一下，随即换上一张温顺的面孔。

“秋飞哥，这一切都是我的不对。”她可怜兮兮的看着秋飞，像一只欲讨主人欢心的小狗。

“你了解就好。”秋飞一时心软，放开了对她的箝制。

“混帐，谁不对了？！”段雁舞卯足了劲用力一推，硬是把人高马大的秋飞推进超大号的水缸里，叉着腰开骂，

秋 飞 雁 舞

“要洗老子的嘴不如先洗你自己的，再——见。”段雁舞守凶赶紧溜之大吉，以防秋飞自水缸里爬出来捉住她。

“你这个小混蛋，被我逮到你就完了。”秋飞挣扎的自水缸里爬起来，对着柴房的空气大吼。

唉！他是倒了什么楣要背这个责任？袭人倒好，当日救的是他老婆，承诺却必须由他这个外人来实现。没办法，谁教他是清灵寨的二当家，又是袭人的好兄弟呢？唉！他一边叹气一边走回房间休息，以储备明日再战段雁舞的力气。



“涯葛，快、快，钓竿动了。”段雁舞兴奋的大叫，一双小手拼命扯着涯葛的衣服，把他整个人摇得头晕眼花。

“我知道了啦！你快放手！”涯葛努力握紧手中的钓竿，在水中奋战的鱼儿似乎死不肯认输。

段雁舞好像没听到他的抗议似的，仍旧一个劲地捉住他的衣服。“快点、快点。你这个笨蛋！鱼要跑了啦！”她忍不住心急，愈摇愈用力。

“放……放放放手，要掉下去了！”涯葛终于抵不过段雁舞的“摇篮手”，硬是往河中栽去。

“放开我啊！”段雁舞大叫，身体不由自主的也跟着往前倾。

“啊——”

两声男女齐鸣宣告了他们落水的命运。

“都是你啦！叫你放手却死拉着不放。这下可好，鱼

秋 飞 雁 舞

也跑了，咱们也湿透了。”涯葛自水中挣扎爬起，怪声怪调的抗议。

“你去他妈的叫什么？我不也湿了？”段雁舞跟着爬起来，检视自个儿的衣着。

“那还不都是你害我，你——哈……哈啾！”涯葛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，这初秋的水还满冷的。

“我害的？我——哈……哈啾！”段雁舞也跟着打了一个大喷嚏。妈的！这水还真冷。

“我们别再吵了，先从河里面出来再说。”最后还是涯葛比较有理智，迳自翻身上岸。

“我这副德行要是教那个牢头瞧见，非念得我耳朵长茧不可。”段雁舞也跟着翻身爬起，动作之俐落不输涯葛。

“牢头？”地牢已经不用很久了，哪来的牢头？

“就是那个秋飞啦！”段雁舞冷哼道。

“啊，你是说二当家啊！”涯葛奇怪的看着她，一面四处找枯树枝生火，再不想点办法取暖，两人迟早要冻昏。

“不然还会有谁？”段雁舞气恼的拿起一粒小石头打水漂儿。咚咚咚三声，那块小石头就在水面跳起舞来。

“你怎么会认为二当家像牢头？他人很好也，是寨里头修养最好的人，我们都了没作么脾气。”涯葛帮秋飞打抱不平。

“才怪！”段雁舞满脸的不认同。什么脾气好，脾气好怎么不放她出来玩？会硬要她读书认字？还不准她说

“他妈的”这三个字？依她看，他根本是以虐待她为乐，

秋飞雁舞

说什么修养好，全是屁话。

“是真的！我从没见过像二当家修养那么好的人哪！他从不大声骂人或吼人，除非我们做错了事，而那种机率少得出奇。他——”

“段雁舞！”秋飞像打雷似的吼声划破了寨后头的小天地，不少飞鸟闻声而逃。

段雁舞挑起眉看向涯葛，仿佛在问他有没有骗人。

“呃，他……总之他人真的很好。”涯葛连忙以一句赞美收场。真奇怪，二当家最近是怎么了，怎么老是吼个不停？

“段雁舞！”又是一声巨吼。

“在这里啦，吼什么吼嘛！”段雁舞满不在乎的大声回答，双手拼命搓啊搓的，靠近火堆暖。

“你这小混蛋，练字时间到了你不知道吗？竟还听到这儿来鬼混，你——涯葛？”秋飞总算找到段雁舞，还有段雁舞身边的涯葛。

“二……二当家。”涯葛浑身不自在的看着一脸愠怒的秋飞，心中大喊不妙。

“你在这儿干嘛？”秋飞瞥向他们湿漉漉的衣服，那浸湿的衣服此刻就像一大块湿抹布般的黏贴在他们身上。

“钓……钓鱼。”涯葛顺着秋飞的视线往自个儿的身上看去，糟了！二当家一向要求兄弟锦衣夜行整齐。

“你这是什么打扮？”秋飞看着段雁舞那一身湿衣裳，忍住怒气问道。

“我？”段雁舞低头看着自己，满脸的莫名其妙。

“普通打扮啊！”

秋 飞、雁 舞

“普通打扮？”秋飞一进为之气结。这小鬼难道不知道此刻她的衣服全给水打湿，正像一件薄纱似的勾勒出她身体的线条？他从未注意到她的身体曲线这么美，玲珑有致，就像个十足的女人。“你这小白痴，看看人现在的模样！”秋飞忍不住怒道，不知道是在吼她，还是吼自己的荡漾的心。

“我？”她低头。哪有什么异样？不过是件淋湿的衣服嘛。这人分明是存心找碴，她不跟她吼出个公道来就不叫段雁舞。

“去你妈的啦！我这个模样有什么不对？你凭什么训我？！”她也火大了，她段雁舞什么都吃，就是不吃亏，想教训她也要有个好理由。

“你再说一个‘妈’字我就撕烂你那张嘴！”秋飞长眼睛没见过像她这般粗鲁的女孩。

“我就要说‘妈’——字，你敢怎么样？”谅他也不敢打她。

“涯葛，马上给我回工作岗位上去。”秋飞忍着怒气轻声命令，眼底却是一副山雨欲来之势。

“是，二当家。”涯葛只得乖乖听话。平时二当家是温和没错啦，但若发起脾气来，就连大当家也得让他三分。

“喂！你太不够意思了吧！”段雁舞连声抗议，她又不是瞎子，此刻死牢头的头顶冒火，几乎七窍生烟，涯葛那小子居然把她一个人丢在这里。

“还不快去！”又是一声巨吼。秋飞要好好教训这个小恶魔，但不是在下属面前。

秋 飞 雁 舞

“是！”涯葛连忙收拾钓竿火速离开，临走前丢给段雁舞抱歉的一眼。

“你这小子真不够义气！”段雁舞对着涯葛离去的背影恨恨地喊道。她早该了解求人不如靠己。好啦！现在她得独自面对这个大牢头。“你……你他妈的想怎么样？”段雁舞话才出口，就发现到自己又不小心说出“妈”字，完了！

秋飞危险地眯起眼睛，这小妮子！不给她一点苦头尝尝，她绝不会学乖。

他缓缓的逼近她，眼中射出来的怒焰几乎要烧穿她。段雁舞只得不断的后退，她从不知道男人是如此的危险。

“你他妈的想——”她的话还没说完，倏然发现自己的身体腾空，脸部朝下，整个人趴在秋飞弯曲着的膝盖上，双手还被他紧紧扣住，不得动弹。

“去你妈的，你想干什么？”一看就知道是要猥亵的姿势，她不叫才有鬼。

“闭嘴！”秋飞毫不客气，一巴掌打在她的屁股上。

好痛！段雁舞几乎要叫起来。她侧着脸死瞪着秋飞。他以为她会服输啊？哼！她可是段雁舞也！凶匪寨的倔强代表哪！怎么能轻易服输？

“说我错了，下次不敢了。快说！”秋飞瞪着她饱满而浑圆的臀部，霎时感到有些心猿意马。

“你休想！你他妈的——哎哟！”这次她忍不住呻吟出声，这死牢头竟然愈打愈用力。

“你不说是不是？你不说我就打到你说为止。”秋飞说完又赏她的臀部一巴掌。“啪”声直入云霄。

秋 飞 雁 舞

“不说、不说、不说！”段雁舞闭着眼睛大吼，她就是投降，打死她也一样。

“给我说！”秋飞加重掌力。

“不要！”

“快说！”又是“啪”一声。

“不要啦！”

“说！”这一掌非同小可。

“是我不好啦……”段雁舞噙着眼泪，满腹委屈的小声说道。她一定是前世欠了这个死牢头的钱没还，这辈了才会栽在他手里。

“那你下次还敢不敢说‘他妈的’？”秋飞心中不知不觉地涌上一股柔情，原本拍着她的大手也变成爱抚，轻轻抚摸着她那浑圆的臀部。

就算段雁舞再笨也能感觉得到秋飞大手力道的不同。说也奇怪，她并不讨厌他碰她，尤其像这类温柔的接触，她竟然还颇为享受。要是每回激怒他的结果都像这样，那她可要多激他几回。

一股亲昵的气氛在两人之间蔓延开来，秋飞几乎想当场剥开她的裤子，亲吻她漂亮的臀……混帐！你这是在想什么？你是一名君子，段一豪不也是冲着你的名声才放心将女儿交给你的？你竟然敢想入非非？他被这个念头浇自己了欲火，倏然起身。

“你他——”段雁舞在秋飞的怒视之下连忙改口，“你干什么啦！”她没好气的吼道，任谁无缘无故的吃了一鼻子灰都会有相同的反应。她悻悻然的从地上爬起来。

“练字。”秋飞忍住抱她的冲动倏然转身，自顾自的